

姚永森 著



中共秘密战线首脑 ——李克农传奇

ZGM
MZX
SL 
LKLCQ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邱江生
封面设计：谢丽君

书 名：中共秘密战线首脑
——李克农传奇

著 者：姚永森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5

字 数：180千

版 次：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500

书 号：ISBN7—212—00227—5/K.27

定 价：3.4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他祖籍巢县生在芜，19岁时曾加入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20岁时进过监狱，不过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星期..... (1)

第二章 他在芜湖的“水泊梁山”树起了“民生”大旗，又曾奉命打入青帮组织。在大屠杀到来之前，他机智地掩护了芜湖C.P.和C.Y.骨干的安全撤离..... (15)

第三章 陈调元悬赏5万块大洋，要他的脑袋。因此1年之内，他3次险遭捕杀。但每次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 (27)

第四章 在上海，他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管了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在顾顺章叛卖的危急关头，他与战友一起，胜利地保卫了党中央..... (42)

第五章 在赴苏区的道路上，他又一次死里逃生，最后安然无恙地进入瑞金。在繁忙的红军保卫工作中，他突然

迷恋起演戏，而且要演主角……………（60）

第六章 他秘密地会晤少帅3次，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张学良之间穿针引线，西安事变终于爆发。从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帷幕徐徐拉开……………（75）

第七章 他奉命重返上海滩，筹办起红军办事处，并秘密联络归国伊始的蒋经国，以便在蒋介石身边安上一颗战略情报的“铆钉”……………（102）

第八章 他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坐镇南京。在与中统与军统的一场较量中，终于营救出被关押在和县姥桥和南京“狱中之狱”的“中共要犯”……………（117）

第九章 在武汉，他为周恩来代酒，酒量之大，惊呆了一班黄埔生；他又在董公馆里与陶铸打了一架，演出了一场“三岔口”。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他的智谋使对手狼狈不堪……………（134）

第十章 在撤离武汉的水路上，他搭乘的“新升隆号”轮船被敌机炸沉。大难不死的他，如期赶往桂林，再展他的雄姿。皖南事变期间，我方上了黑名单的人安全撤离桂林。原因何在？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和高参竟是他安插的中共党员……………（148）

第十一章 他重返延安，就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整风审

干期间，曾错整了一个“张克勤案”。但王实味的死，他却有苦难言……………(162)

第十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提醒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很生你的气”，并与罗瑞卿一起护送毛泽东赴苏……………(178)

第十三章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海。由于他的情报及时，周恩来总理临时动议改道。千钧一刻，幸免于难。万隆会议取得重大成果。为此，他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并被特准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193)

第十四章 他于1962年2月9日逝世，死因是脑软化。而脑软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精神上受到刺激。康生在“沙稻案件”上的发难和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会上的点名批评，是值得沉思的两个因素……………(203)

附录：李克农生平简表……………(225)

后 记……………(234)

第一章

他，祖籍巢县生在芜，
19岁时曾加入无政府主义团
体——安社；20岁时进过监
狱，不过时间不长，只有
一个星期……



“1919”，是个闪光的字眼。当它在史册上转为年份时，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年。

这一年，“五四”狂飙席卷大地，撼动着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一草一木。这一年，民主和科学思潮汹涌翻滚，拍打着神州大地锁闭着的破扉。这一年，我们的传主李克农，刚刚20岁。

20岁，对克农来说，是踌躇满志的年龄，也是光华喷薄的年龄。1919年6月，经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平的介绍，克农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娇妻，告别了学潮沸腾的芜湖，来到了皖省省府安庆，走马上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

创作和编辑，是克农这个外向性格的人一心向往的事业。还在芜湖圣雅阁中学就读时，他的一篇以家门口鸭子场为背景的小说，就在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刊物上发表出来，曾令他的同窗密友钱杏邨欣赏不已。这时，克农仅有16岁，距离辛亥革命才4年。以后，他又常在芜湖《皖江日报》上投稿。小说、诗歌、杂文、随笔，什么都写，真是兴之所至，笔之所触。1917年初，他索性从芜湖圣雅阁教会中学半途退学，全不理睬家人“还有一年就毕业”的劝告，只身跑到冰天雪地的北京，在一家名叫《通俗周报》里做发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此举的目的是“男儿志在四方，去闯闯天下，亦可练练笔力”。未料，这年7月，张勋在京都玩起“宣统复辟”的把戏。《通俗周报》属于鼓吹“民国”的查禁行列，克农只好打起行李开路，由北京辗转逃到上海，再由上海返回芜湖。

头一次的出师不利，并未熄灭克农从事编辑和创作生涯的心。两年之后，他又重振旗鼓，兴致勃勃地来到安庆《国民日报》这家小有名气的报社，而且干的是货真价实的副刊编辑。这时，他在1918年结识的好友蒋光慈正以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身份，在江城芜湖奔走呼号，叱咤风云。而他的昔日同窗、终生密友钱杏邨则远在上海，以上海私立土木工程学校代表的名义，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

仿佛是晴空一声霹雳，一个消息传到芜湖，传到上海：“《国民日报》副刊编辑李克农被捕，进了监狱！”

听到了噩耗，克农的父亲李哲卿惊呆了，克农的娇妻赵彩流泪了，克农的一班朋友们则义愤填膺，呼叫声援。

“李克农案”来头不小。控告他的人是皖省鼎鼎大名的晋恒履。他是北洋政府御用议会议员、安徽省议会议长，人称“皖省议霸”。控告的罪名是“辱骂议会，有损国体”，“无端攻讦，妨碍国务”。

其缘由就在于克农在报上著文抨击“二·五附加”。所谓“二·五附加”是安徽督军倪嗣冲在1918年提出的一种搜刮民众的办法。办法规定皖省省境所销淮盐每包附加二角五分的新税。“二·五附加法”搬出来之后，倪氏就强令省议会开会通过，终因反对声潮四起而搁浅。“五四”风暴席卷江淮大地之后，倪嗣冲又旧调重弹。这个残民以逞的主张，竟得到议长晋恒履和副议长赵继椿的默许，准备开会通过，立即征收。

消息传开，皖省商民士子，人人不依。克农当即在《国民日报》上著文予以批驳。文章虽登在“报屁股”——副刊上，却犀利无比，触痛了晋议长的神经。

“二·五附加”是蚊子肚里剜油，鹭鸶腿上劈肉，晋赵议长知羞不知羞？！

省议会非皖省“国民议会”，而是军人的“警会”；

督军一个喷嚏，议长两行鼻涕！

晋恒履气得两眼泛白，急忙给警厅写了张条子。上任不久的李克农于是就被几个警员请进监狱，等候发落。显然，这是一起文字狱。

谁知吉人自有天相。就在李克农坐监期间，皖省各地反对“二·五附加法”的斗争已形成巨大的风暴。风暴震慑了军政府，吓瘫了省议会，搅黄了“李克农案”。在监狱蹲了一个星期的克农，突然接到了军警的恭贺通知，内容是“李克农先生请出狱”。

克农的头却不是这么好剃的。他大发一通脾气，表示：“请神容易送神难。晋议长没有赔礼道歉，我李某人是不出监狱大门的。”晋恒履为此坐卧不安。他知道了他的对手的厉害，只得央人向克农赔不是，说好话，最后放了七串鞭炮，算是对克农“七日牢狱之灾”的道歉，这才将李编辑送出了监狱大门。

二

凯旋出狱的李克农，决定回家一趟。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师长，有他的朋友。他的家在芜湖市马家巷1号。

马家巷1号在江城鸡窝街上。它北邻长江，南倚鹤儿山，以形似鸡窝而得名。以后，人们嫌其俗气，以谐音易名“吉和”，一直流传至今。

鸡窝街早年以农贸市场闻名大江南北。当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满清王朝总理事务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之后，两座高耸入云的西洋建筑就矗立在这条繁华的小街上。它

们中一座是法国天主教堂，另一座是芜湖海关大楼。从此，教堂的钟声伴着海关大自鸣钟的鸣响，不时地将这条小街街面笼罩，给它增添了一种阴森、肃穆和神秘的氛围。

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是阳历公元1899年9月15日。这天，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鸡窝街马家巷1号那幢民宅传出。助产婆从房内走出，对着等候在门外的李哲卿笑哈哈地说道：“恭喜你的大公子出世。”芜湖的爷爷吩咐，按照芜湖李姓的辈份，给这男娃取名克农。李哲卿当然遵从。不过，为了不忘巢县方面的血缘关系，他又给长子按照巢县李氏辈份取了另一个名字，叫泽田。不管是“克农”，还是“泽田”，都寓意明显：不能忘记农村。从此，“克”、“泽”同辈，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繁衍开来。

此举的原因何在？因为李哲卿的生身之父仍在安徽巢县炯汤河。而芜湖的这位人称“李老太爷”的人仅是哲卿的养父。

位于长江北岸的炯汤河，是淮南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四周环绕着5个李姓村庄。它们是上李、下李、前李、后李和中李。克农的祖籍就在中李村。

中李村南临碧波荡漾的巢湖，北倚风景宜人的凤凰山，东行50余里才到巢县，西行20里是李合肥的家乡——肥东。李家世代务农，到李哲卿时，因中村这房子孙繁衍，就把他过继给芜湖“李老太爷”作为嗣子，乡里人称为“顶嗣”。芜湖的“李老太爷”就成为克农的爷爷。

李老太爷，原先也是在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同治年间，巢县县境的一场大旱，把他逼出了家乡。他只身一人出去逃荒，肩上挑了副箩担。几经周折，李老太爷渡过长江，来到芜湖，栖身在江边的草棚间、富人的屋檐下，开始了他的收破烂的生涯。用芜湖人的话来说，他是“挑高箩的”或是“收荒

货的”。

巢县人向以生存力和韧力的两强著称于世。当1877年4月1日芜湖海关敲响它的开关之钟时，李老太爷就看准了运送稻米的行情必定看涨。于是，他歇了箩担，取出多年的积蓄，买了一条木船，干起了“水上漂”的事业。果然，芜湖米市借着海关的杠杆之力，日渐昌盛发达起来。没有多久，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称号就冠在它的头上，蜚声中外。在南来北往的运输稻米的过程中，李老太爷这位“破烂王”发了家。

但诸事遂心，却有一事缺憾。李老太爷娶妻多年，不见有后，无奈，只好将李哲卿以“承祧”的名义，从江北抱到江南。

李哲卿在芜湖是受到精心培养的，养父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谓“仓廩足则知礼义”，哲卿先被送入私塾，后入教会学校，毕业后进入芜湖海关工作，被分配到芜湖对江无为县雍家镇关卡掌管文案，收入是颇为丰裕的。李家也从此在芜湖扎下根来，选择了紧临大江的鸡窝街一带买了几幢房屋，除自家居住马家巷1号外，其余的则出租给别人。马家巷1号民宅至今保存完好，它是克农诞生、成长的地方。1956年6月，克农返归家乡时，还特地到此一游。

三

鸣——，轮船的一声汽笛长鸣，报告旅客，停泊古城芜湖。当划船将停泊江心轮船上的克农送到江岸码头时，他一眼就看见一群人早已迎候在那里。其中有他的父母、妻子，还有他的师长和朋友高语罕、蒋光慈、阿英等人。游子的凯旋和别离后的亲切问候，给1919年初冬的芜湖江岸沙滩带来了暖

意。

克农的妻子原名叫赵彩，是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照相馆设在中山路中段、大花园对面，为今太平洋照相馆的前身。赵彩曾在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是个知书识礼、刚强机智的女子。1917年9月，她与年仅18岁的克农结成伉俪。10年后的1927年，赵彩又曾在江城芜湖两次冒险救出危难中的丈夫及其战友，以后相伴克农战斗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1931年底与丈夫分别，返归家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赵彩与丈夫重逢在上海滩上，以后跟随丈夫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桂林，从桂林到延安，又从延安到北京，直到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赵彩后来改名赵瑛，据说出自克农的主意。这一方面是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克农认为妻子的原名有点俗气。1961年1月6日，她在北京病故，风风雨雨伴随了丈夫44年。

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可以说是芜湖一班进步青年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克农的引路人。高语罕原名高超，安徽省寿县正阳关镇盐店巷人。1888年出生在寿县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家庭里，青少年时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7年归国，赴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曾参与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开始与陈独秀结识，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佐陈创办《新青年》，曾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高语罕是1916年秋赴芜的。经刘希平推荐，他在芜湖省立五中任学监。次年，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就在他的倡导下在省立五中成立的。他还在芜湖倡议创办了工读学校和平民夜校、商业夜校，吸收贫苦子弟、纱厂女工、人力车夫和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入学。闻名于世的

《白话书信》就是他在1918年开始编写的，1921年1月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安徽和芜湖的五四学潮，高语罕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1920年10月左右，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一大前的早期党员，也是皖省除陈独秀以外的第二个党员。他的言行和活动，曾影响了安徽和芜湖整整一代人，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导师。

正是高语罕，对克农的文才倍加称赞，嘱咐蒋光慈等人在1918年吸收他加入安社；1919年又介绍克农赴安庆担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5年8月，高语罕从德国留学归国返芜后，又积极支持克农和阿英等人创办民生中学；1926年秋，他在上海介绍阿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阿英在这年年底发展了李克农入党。1928到1929年，他在上海与阿英、克农、光慈等人同在太阳社支部里活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1929年11月，高语罕由于思想倾向托洛茨基主义，12月15日，又与陈独秀等80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着令开除党籍。开除高语罕党籍的支部会是在上海华德路一幢住宅内进行的。参加者除高氏外，还有克农、阿英、严启文等人。为掩护起见，支部会开了两桌麻将，边打边开。会议结果，当然是一致同意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开除高氏出党。但一散会，作为曾经是高氏学生的阿英和克农，又极富人情地摆了一桌酒席与老师饯别。从此，克农和阿英就再也没有同他的老师见过面。1948年，高语罕贫病交加，逝于南京，葬在这座古城南门外花神庙旁，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墓相距颇近。

后来改名阿英的钱杏邨是克农的终生密友。他们的友谊是从1910年开始的。这年，两人一同进入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编在一个班级，度过了4年的同窗生涯。这个小学的旧址，就是

今日芜湖市柳春园小学。

论年龄，克农大阿英1岁，堪称兄长。论性格，克农自小豪爽豁达，不拘小节，而阿英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论家庭经济，克农可谓阔少，而阿英的父亲当时只是宝塔根下一个钟表摊的主人。这种家庭和性格上的迥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友谊的纽带，就是宣传革命、宣传科学、宣传民主的书籍。克农家庭经济宽裕，常常买书送给阿英。一等阿英看完，两人就开始讨论书中的内容。多少年来，阿英在书籍的问题上常常敲克农的竹杠，以致后来阿英曾开玩笑说，克农送给他的书，简直可以开个图书馆。当时，克农家的一些叔伯兄长名籍同盟会，他也常常将他们的秘密偷偷地告诉阿英。临了，他要阿英对天发誓，不得泄露。阿英总是恪守诺言。

1912年的一次打架事件，给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一层戏剧性的色彩。一次，芜湖总商会协理汤善福的二少爷汤二哥，自恃身强力壮，抢了阿英的书后，还把他逼进墙角，卡他的脖子。可怜精瘦格郎的钱家独子被憋得满脸通红，青筋暴涨。克农正巧从厕所出来，看到钱老弟如此受辱，不由得怒火中烧，跑上前一把拽住汤少爷的头发，猛地一拉。汤二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亏，不禁恼羞成怒，拾起一块砖头就向克农狠狠砸来。克农躲闪不及，手臂被砖头擦出血来。于是，他依呀呀唔吼叫着冲上前去，对准汤二少的扁平鼻子砸的一拳。汤二哥扑咚一声跌坐在地上，鲜血从鼻孔中汩汩地流了出来，用手一抹，简直成了戏台上不用化装的小花脸。

在汤二少的嚎哭声中，克农拉着阿英夺路而走，一口气跑到阿英家躲了起来。事后，汤善福派管家上门问罪。老太爷与李哲卿连忙赔不是，最后将汤二少送到医院诊治，洋钱花了10块，才算了结此事。

阿英见风平浪静了，陪着克农回到马家巷1号。原以为有一顿好打或好骂的，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李哲卿只哼了一声，算是迎接了落魄归来的儿子。不久，克农从阿英口中得知，他的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钱家人说：“我的儿子就是喜欢打抱不平。小小年纪，还有些膂力。”

1914年9月，阿英进入芜湖萃文书院，克农则考进芜湖圣雅阁书院。这是芜湖当时两所比较有名的教会中学，创办者都是美国圣公会。

虽然分开，克农和阿英的友谊却始终如一。1918年，他们一同加入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1921年，两人又同赴六安工作，其中克农担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而阿英任教于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1925年同在芜湖加入国民党左派，共同创办了民生中学。1926年底，在阿英的介绍下，克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划了芜湖迎接北伐军到来前的武装起义。1927年初，在国共合作的芜湖国民党县党部内，阿英和克农又并肩战斗，一个任常委，一个任宣传部长。不久，他们又奉组织之命，打入青帮组织，刺探军情，在反革命大屠杀到来之前，及时通知中共芜湖特支骨干安全撤离。1928年，他们又在上海重逢，并编在同一个支部——中共闸北区委太阳社支部内，度过了一段时间白色恐怖下的党的生活……

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患难生涯和共同的重情感的人性，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浇铸出他们牢固的友谊。而且，随着人生进入暮年，这种友谊更浸染上令人感叹的悲壮色彩：

那是1961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北京晴空澄彻，骄阳似火，暑气逼人。一辆红旗牌轿车缓缓驶进北京棉花胡同。停靠在甲24号门前。一位带着墨镜、身材魁梧的老人下了车，在这

幢四合大院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主人阿英闻声前来开门，一见来者，就不禁发出哟的一声惊呼，顷刻间两双热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各人都感到眼眶有些湿润。来访者就是在7个月前死去妻子的李克农。



克农与阿英在一起

克农晚年特别怀念家乡芜湖，怀念那些死去的和在世的故乡战友，尤其是在赵瑛逝世以后。他告诉阿英：“这次来是作告别的。”他准备在这年8月28日带陈养山和潘芳同志南下上海，搜集情报史资料，以便为那些牺牲和去世的中共秘密工作者们立传，让人民永远地怀念他们，也可了却他本人多年的心愿。他还提到阿英的二姐夫宫乔岩，要老友帮助他回忆这位解放初期曾任过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的老乡的往事。其深情厚意，溢于言表，不禁使阿英感动得流出眼泪。

阿英问到了他的近况。克农沉默了一会，简洁地告诉他两件事情：一是赵瑛去世了，他心里很难过。他说，赵瑛跟了他，吃了不少苦，但绝未想到她这么快地撒手而去，还留下了年过古稀的父母；二是他已打报告给中央书记处，请求批准他交班，以便专事总结情报工作。阿英对老友相知甚深，知道他

对赵瑛感情笃厚，是个好丈夫；还知道他解放以后把自己父母和岳父母都接到北京，与赵瑛一起服侍老人甚勤，以致在中央机关内成了出了名的“大孝子”。他不愿触及老友的心事，连忙收住话尾，另辟了一个议论中心。闹钟的分针不自不觉地转了一圈半，克农告辞了。临出大门了，他又一次深情地握住了阿英的手，说道：“回京后，抽时间再来看你！”

阿英绝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晤面；更没有想到，克农那句“向你告别”的话，竟近似老友辞世的谶言！

克农的另一个好友是蒋光慈。他们相交的时间在1918年9月，纽带是安社。

安社是1918年初由芜湖省立五中的一班师生发起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倡导者是高语罕，而主要骨干是蒋光慈。那时，他的名字叫蒋侠僧。

蒋侠僧的同班同学吴葆萼，有一本家在上海先施公司工作。1917年底，吴葆萼收到本家寄来的几本当局查禁的《民生杂志》。杂志的创办者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早鼓吹者刘师复。吴葆萼就将杂志偷偷地借给蒋光慈看，立刻激起这位血性青年的共鸣。他连忙向高语罕报告此事。高语罕看过以后，说：“很好。日本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太杉荣作过不少著作，我日文好，你们可到上海丸三书店去买。”无政府共产主义书籍就这样在省立五中传播开来。大家对它的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的主张特别信仰，而光慈则达到如痴如迷的境界。

在看过《夜未央》这个剧本后，光慈为剧中的女主角苏菲亚事迹所感动，哭得两眼红肿，一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宿舍内发楞。当同学们询问原因时，他脱口就有惊人之语：“此生不遇苏菲亚，死到黄泉也独身。”不久，在高语罕的支持下，由蒋光慈出面，联络吴葆萼、祖茂林、胡苏民、李宗邨、胡浩